

## 找熟人

遇事要找熟人,为一些国人所难免。某些人凡遇到一些并非掏掏小钱就能办成,或是掏了钱也办不成的事,就要在大脑中的“硬盘”上搜索一番,看看有无熟人可找。更有一些人找人办事成为习惯,即使是不找人能够办成之事也要找人,觉得如此方可讨个方便,占些便宜,而办事者那张熟悉的脸,便是把事情办得称心如意的保证。

我们平时欲找熟人或非找熟人不可的事多矣:大到入学转校、求职参军或是调动工作、官位提拔,小到生病求医、购买大件物品,甚至是买一张火车卧铺票……无熟人可找者,事未办成,自然要痛骂社会不公,有熟人而未找者,事未办成,也会抱悔不迭。总而言之,在一些人的心目中,这社会就是“关系社会”、“后门社会”,而“没有关系难办事”,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。

既然靠找熟人、拉关系可将本来办不成的事办成,或是可将事办得更好,遇事要找熟人,对于一些人来说自然就变成了一种生理上的条件反射,或曰“第一反应”。而熟人的多寡、熟人的社会地位高低,也很能体现一个人的“能量”,能量大者,可以上天入地,呼风唤雨,无论遇到啥事,只要动动嘴,跑跑腿,即可办成;能量小者,事无巨细,只有享受“公事公办”的待遇,办成了算他走运,办不成只能自叹自怜或怨天尤人。而对某些局外人来说,能量大者,无论他办事时靠啥手段,走啥门路,均会令人敬之慕之;能量小者,无论他如何奉公守法,本分做人,只能被人讥之为没本事。

找人办事,如果是权力、利益可以交换,或是关系如同铁打的哥们,也许可以靠打电话或亲自登门而解决之;若是像我等啥都没有的小民,或是与要找的人关系一般,甚至是通过张三托李四,李四托王五,七拐八弯才找到的人,要想办成事,除

了一张笑脸、满口甜言之外,还要送上厚礼,如果光靠上下嘴皮互动,空口说白话,那就等于嘴上抹石灰——白说。不但白说,而且会令对方生出厌烦鄙薄之感,别说办成什么事,不吃闭门羹,已是莫大的面子。也就是说,大多数找人办事者,都要以金钱开路,而送礼行贿之风也因此久盛不衰。

大家办事靠找人,形成了一种无形的破坏力,这种破坏力甚至可以使政策、法

找而不得不含冤服刑……此类事例在一些地方并不罕见。至于那官场中数人对某个职位的竞争,打官司的人原被告双方暗中进行的活动,往往会展开一种权力的较量,而较量的结果,则是权大贿多者胜,对于这种权力的较量,人们早有一个形象的比喻,称其为“扑克牌效应”。

大家办事靠找人,是一种社会之病,其病根是某些掌握权力的个人或部门为



漫画/曹一

规形同虚设,或是变成了可以任意伸缩的橡皮筋。该办之事,只因有求者无人可找而硬是不办,不该办之事,却因有求者找到了关键人物而顺利办成;该提拔之人,只因他无人可找而不予考虑,不该提拔之人,却因他找到了得力的人物而乌纱加顶;该严判的罪犯,只因他的亲属找了人而从宽处理,蒙受冤屈的人,却因无人可

大众办事不是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,而是逼着平民百姓购买特权,这致使不少人希望享有特权,已经享有者,不但以其骄人,而且将其批发零售,或相互交换;尚未享有者,则要努力获得。至于那些无望拥有特权的小民,要想办事,只有靠送礼行贿达到目的,也即通过种种方式去购买特权。

## “大师”王林不可怕,高官跪拜才可怕

“大师”王林今安在?以“气功大师”身份为壳,在政商交际圈经营多年,骗倒一大帮政商名人,被媒体曝光后,王林一度避居香港。舆论风波过去两年,王林却奇迹般地“全身而退”。澎湃新闻记者独家调查发现,王林现在常住深圳,他在江西芦溪老家的豪宅“王府”则大门紧闭。调查还发现,又有一个与王林私交甚密的“老虎”浮现:去年年底落马的广东省原政协副主席朱明国,曾是“王府”的座上宾!

朱明国在海南做过县委书记,后来官至省委常委、副省长。在海南任职期间他被举报,遭遇仕途危机,“大师”王林在地下室连续“作法”两天两夜,助其“脱险”。

“作法”当然是玩虚的,实际上是王林利用关系网帮朱明国过关。朱明国过关后,见到王林当众给他下跪。此后朱明国一直视王林为恩人,二人来往密切。王林生病,朱明国为他安排干部病房。

“大师”王林装神弄鬼很有一套,但他并不是最可怕的,他不是也会生病,要去住干部病房吗?更可怕的是有诸多拥有权力的官员对他顶礼膜拜,甚至像朱明国那样对他“跪拜”。王林正是利用这些“官场资源”,为自己构筑起牢靠的保护网。他为何能够长期逍遥法外、安然无恙?那保护网“功不可没”。这些权力中人,一边在呵护王林的神功和光环,一边则是呵护自己的腐败和腐烂。

朱明国后来当上广东省委副书记、省政协主席,在落马后,被发现在其别墅里供奉着数尊神像,他很喜欢烧香拜神。而据媒体报道,此前落马的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,也长期在家拜佛烧香,还在办公室里布置所谓的“靠山石”,以求“平安”。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从福奎,更是人尽皆知的迷信,他在住宅内设佛堂、供佛像,还专设供道台、供神台,每月初一、十五,必定

烧香、念经、拜佛;为求仕途升迁,他一次次找“大师”算命,且将贪腐所得的大笔钱财包括一辆轿车捐给寺庙……不少贪官追捧迷信文化,这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“秘密”,足见其虚空和空虚。

国家行政学院主持的“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”课题组,曾对900多名县处级干部进行调查,发现仅有47.6%不迷信,半数以上相信“相面”、“周公解梦”、“星座预测”和“求签”等。部分官员对迷信活动的相信程度,甚至高于一般公众;一些官员相信风水能改变运道,“宁可信其有”。如此这般,“王林”们的生意能不好吗?

对照“严以修身、严以用权、严以律己,谋事要实、创业要实、做人要实”的要求,那种礼佛跪拜的官场迷信,是荒诞到何种地步的“虚而不实”。当下开展“三严三实”专题教育,着力解决理想信念动摇、信仰迷茫、精神迷失问题,真乃正当其时。

## 出书与“文化塑市”

某市为了显示对文化的重视,搞起了“文化塑市”的活动。说是活动,却也少了大张旗鼓,无非是出些书籍,冠上“文化塑市”的名头罢了。

可惜的是,当笔者拿着这套号称凝结了“文化塑市”成果的丛书,简单一翻便大失所望,编辑不成体统,成书粗枝大叶也就罢了,满眼错字连篇,真是大煞风景。

鱼贯而出的错别字,白纸黑字证明,“文化塑市”还只是“口头上”的一厢情愿、自话自说。还多少给人好大喜功、沽名钓誉之嫌,缺少文化之实,凸显文化之虚。名目上的文化,自我显示的却是文化缺乏症

之眉目。至少说明,没有认真负责、扎实细致地把工作做到位。换个说法,这是号称文化人干的浮光掠影的文字活,谁敢说很靠谱?

古人云,仓廪实而知礼节。这些年,腰包鼓起来后,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化了。一些地方为了显示文化建设的大繁荣,想着办法弄点成果出来展示展示。搞点庆祝活动吧,不合“八项规定”,悄无声息吧,又不能凸显工作成绩,不知谁先想出来的点子——把成果印成书发行。形式上朴素实在,看上去不铺张,不浪费;再者,皇皇巨著问世,哪怕是往那儿一放,也是面子里

子兼得的好事情。多有文化啊!

不过,从笔者阅读“文化塑市”丛书的体验看,我们除了要警惕“好心办坏事”,出些不伦不类,不三不四的书让方家、读者笑话,干着文化的事情,却落得个附庸风雅“伪文化”的口实,更要警惕有人打着文化建设的旗号,以出书为幌子给个人谋私利捞政绩。毕竟,这些年,一些地方出了大量所谓展示本地文化成果的书籍,钱没少花,可出的不少书,不仅外地的人不知晓,就连当地的老百姓也是闻所未闻。到最后只能在仓库里堆着,岂不可惜?

## 何远之有?

《论语》提到一首诗:“棠棣之华,偏其反尔,岂不尔思,室是远尔。”孔子评论说,“未之思也,夫何远之有?”

孔子将风中摇曳的花喻为美好的道德文化理想,视为世道人心的优化,提倡反求诸己:你好好去思之念之求之,你好好地去追求仁义道德,起码说明你自身的道德文化在往好的方面发展。

“棠棣之华”四字源于《诗经》,原诗中用棠棣之华比喻兄弟情谊,诗中还有“兄弟阋于墙,外御其侮”的句子。孔子干脆以之比喻一切美好的品德,叫做“诗无

达诂”,窃以为更是“诗宜善诂”。不同的人对于同样的诗会有不同的感受。推其本源,《论语》中引用的,在《诗经》中找不出的这四句诗,老王相信它最本来是情诗,是古代的《信天游》,应该把这四句歌词演唱起来,起码比现在的情歌高雅纯许多。

而到了一心举逸民、继绝学、接续西周文脉的孔子与他的后世传人那里,此诗就是启迪,它就是契机,它就是知行合一;同时这就是一言可以兴邦,这就是抓文艺、抓教化,以正诚意为修齐治平的核

心,这就是国情。这就是先放一步、先承认“室是远尔”,承认想念而到不了手的悲情,承认人生之遗憾何其多也,再来一个不但华丽而且雷霆万钧的严重转身:孔子斥曰,远什么?哪里远?你自己不好好去想、苦苦去想、甜甜去想,你责任自负!你活该!

孔子讲的是一种文化理想主义、道德理想主义,它可能很难完美实现,但是它是对斑驳现实的照耀与感召,理想,当然是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。

(转自《读书》,作者王蒙)



□梅桑榆

低俗文化往往不见容于主流社会,因此它们也会借船出海,借壳上市,找那些或神圣或热门的题材来遮掩或凸显。

新“抗日神剧”《一起打鬼子》火遍朋友圈,“裤裆藏雷”大有变成新成语之势,淘宝商家也乘机推出同款产品——不管是否禁播此剧,它已经大红。

一定有人会说:怎么能披神圣的抗战外衣玩这些噱头呢?以前可没人敢这样!唉,这话看怎么说,如果“亵弄神圣”会至于抄家灭门,或落难下狱,的确是不太有人敢这样。可是,在稍微平和点儿的年头,这样的事,真是史不绝书。

清末发生过一件很震动的事,就是“惠兴女士殉学”。惠兴向各方募捐在杭州创办贞文女学。十月,校舍落成,有些答应认捐的捐款者却托词不给,政府也不予

## 【谈古论今】

### “抗日神剧”中的“邪典”文化

□杨早

援助。惠兴奔走了一年多,仍然经费无着,悲愤之下,吞鸦片自尽。

当时,北京的启蒙知识分子为惠兴的精神所感,发起募捐,梨园领袖田际云,编写《惠兴女士殉学》的剧本,并组织了三场义演,自饰惠兴女士,这部戏引起了轰动,售票收入全部捐给杭州贞文女学。

这事,在当时,也算神圣吧?但很快,同样以惠兴殉学为主题的“下流戏”也在北京上演了。

据群众举报,有一家乐群报社“约请子弟演唱女子爱国戏文”,结果惠兴女士一出场,嘴里还是“儿夫长儿夫短”旧戏那一套,什么义务啊,国民啊,全然不懂。只知道瞎说,劝人买新书,也说成买闲书,而且演员那一双眼睛,一个劲儿地往台下抛媚眼,唱着唱着,还故意把脚抬得高高的,露出裙下的白洋洋汗巾……接受了新思想的观众纷纷散去,然而这“伤风败俗的词曲”还在高台上唱着。

任何时代,总有低俗文化的藏身之处,因为有人需要。而低俗文化往往不见容于主流社会,因此它们也会借船出海,借壳上市,找那些或神圣或热门的题材来遮掩或凸显——“去神圣化”也是很观众的恶趣味。比如美剧《生活大爆炸》这些年大热,我就见过戏仿该剧的成人片,想必《生活大爆炸》的忠粉看了也不会愉快。但是,它的确有它的市场。

这种影视作品,在西方被归入邪典之列,它满足的是有特殊癖好的观众。

作为“邪典”影视,它一般具有粗俗、低级、做作、夸张的影像风格,与此同时,融入了科幻、恐怖、音乐、动画、喜剧等多种元素。这也不难理解,为何“抗日神剧”总是不合乎常理、非逻辑性,它也符合这些特征。

其实,国外有很多经典的“邪典”影视,例如《洛基恐怖秀》、《迷幻列车》等,香港也有自己风格的“邪典”,比如吴宇森导演的《辣手神探》、程小东的《东方不败再起风云》,这些之所以被称为经典,它们有着对商业运作、旧价值观、中产阶级品位的颠覆。

反观“抗日神剧”,不仅表现手法低俗,而且这种低俗不合时宜地出现在公共电视频道。如何抵制“抗日神剧”?它可以在特定群体中存在,但不应充斥在各个频道。

投稿邮箱:  
qlwbzawen@163.com